



血迴

東方既白著

上海泰東書局出版

2
857.7
5002

复旦大学图书馆

989925



上海
泰東圖書局
印行



RW7678



書 名 血 週
著 作 者 東 方 既 白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印 刷 者 泰 東 印 刷 所

印數1—2000

定 價 五 角 外埠寄費加一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總 發 行 所 泰東圖書局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五 月 初 版

前 記

春天，我從上海搭錫滬車回錫，暮色漸次合攏來，到南翔已很黑了。過崑山後，覺得很冷，我默計到錫時將在十點左右，春寒料峭，老母恐已睡了。我遠望着車窗外疏落的星星，出神一會，心底似在酸酸的釀着苦淚。茶蛋的叫賣者把我驚醒，回視車廂疏疏落落的祇剩十幾個旅客，都閉眼合着車身一顫一顫的調子不住的點頭——大概都在做着各個的夢罷。

過蘇州後，意外地祇剩我一人了。我縮坐在車廂的一角，從昏黃的電燈下去望車廂的那頭很寫遠，我彷彿被棄在荒寂的孤島上，肩背感到深深的寒意。我立起身向攔板上拖下皮包，想開件馬褂禦寒，可是意

外地一件東西擲在我肩上。我趕忙放手並檢起那東西看時，像是一包書。我好奇地拆開：是一本草率歪斜而用幾種不同的筆寫成的手記。我湊近了電燈光細細地讀下，忘記了拿那馬褂。

我竟窺見一個怖人的夢。在車上我讀完了一半，回家後又連夜讀完了一半。我夜裏不能睡，覺得自己做了一件虧心的事：這本原稿一定是一位朋友忘記在擱板上的，我不應該挾着疾趨歸來；加以那稿上所述的怖人的夢侵嚙了我自己的夢，我一連幾夜不能安睡。

最近我的朋友龍堡君勸我發表些小說，我忽然想到將這本使我不能安睡的稿子整理了寄去，或者這迷途的孤兒能尋到它自己生身的母親，我也就藉此補過了。再或，天下不少和這同夢的人，可藉此溫一溫自己的夢，感到一線辛辣的甜味，而我也分一些渺茫的欣悅，就不虧這一番謄寫的勞碌了。

最後，我讀一句雪萊的名詩給和這同夢的人們吟咏：

“如果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十七年初夏

東方既白

第一章

這一晚睡得很不安穩，心上有一件東西重壓着。彷彿是明日就將臨陣的戰士，血管裏混合了壯烈和淒悲的急流；又像雜在戲院的觀眾裏急切地期望着那悲劇或喜劇之開幕。我看見自己鮮紅的心在腔內跳盪；我預感着將有重大的事件會降臨來；呼吸窒塞得很難堪，夜寒將一切全都冰結了。忽然有一陣莫名的畏懼從心底冷遍了全身。

樓下的大鐘鏗鏘的連敲了四下，餘音像萬千個螺旋在夜寒裏飛散。

這好像四枝利箭穿過我跳盪着的心頭，我不由滿身打戰，而且立刻生了悔意。自問：“這是爲的什麼

呢？”似乎在下意識裏有一種延挨一刻罷的迫切的要求。打着兩個呵欠，不肯坐起來。

我霍地感到了自己靈魂的呵責，硬着腰坐起來，蹣褸想看一看那邊床上的小鳳。

眼睛裏彷彿有不少的塵土充塞着；鼻孔吸着冷氣的侵襲，很刺痛。一手伸在被裏，一手蹣着帳門不住地戰抖。

但是，蹣開帳門後却給我一個怎樣的驚奇呢？！小鳳對着燈危坐在馬鞍桌邊，正側過臉來望我，一手揚起烟捲撮着嘴唇吹烟灰。在冰冷的空氣裏兩眼發着更清澈的光閃，兩頰上有火燄飛揚着。

他的兩眼已彷彿看穿了我的怯弱，微笑着。我却立刻生出更難堪的不安來。我的靈魂感到一種被征服的苦痛。

他遞給我一張紙片，上面密密的擠着許多字，題目是：爲這一次總罷工告民衆們。哦！他已起來做好一篇宣言了。我簡直沒有心情細讀這一篇文章，我直覺到這襲來的命運必然很粗暴，而挑戰的第一顆炮

彈已裝進炮門。我不能超然的跳開這崇高的戰爭。

“蕭潮，我們得隨手預備着，已敲過四點了。看外邊還在下雨嗎？你需得多穿一件衣服。”他呼着一口烟，兩眼迷濛在烟縷裏朝我看，一連串就說了這幾句。

窗外的黑夜也睡着，風停了，雨絲也不看見，窗玻璃上却凝住了一層霜水。電燈也倦了，像睡眠一般模糊地瞧着這房內的一切；房內的器物就結冰在它的黃光裏。各處的酣聲却斷斷續續地一聲兩聲傳將過來。我扣好鈕子，說：

“風雨大約止了，但天氣却冷得可以。我下去喚起那閹人來罷，我好說我們趁早車往蘇州去。”

“很好，我也預備着。”小鳳接過那篇宣言稿子，縱橫摺了摺，細心地放進口袋去；立起身，伸手採取那件掛在床架上的雨衣。

我開了門，探首，長廊很寂靜。我鼓一鼓勇氣衝了出去；復又用腳趾走路輕輕地下樓。一排的房間中間，有許多的電燈熄了；所以廊下有一段也很幽暗。

我眼前不住的滾躍着這兩個光明的大字：“罷工”！

一會，我已走近閨人的居室，眼前飛滾着的罷工兩字已變成黃澄澄的兩扇滿是麥灰的玻璃窗；我用指甲向那玻璃窗上用力的彈了幾下，透過窗縫裏發出一聲北音的倦怠而含有怒意的聲音——

“誰”？

“我！喂，老羊！”我的心被一只鐵爪緊握着了。

“哦——蕭先生嗎？做什麼？”帶着一些微薄的歉意然而仍是十分抱怨似的大聲問。接着聽得翻了一個身，床架咯咯地振響着。

“開門讓我出去，我要同朋友搭早車往蘇州去，現在是時候了，別耽誤我。”

“噢——”一口濃痰撲的吐在地上，接着聽得他坐了起來。

“喂，老羊！”

“呃？”

“你開着，我上去穿了衣服下來。”我說了一句就回身走上樓來。雨果然停住了。

小風已穿着好了，立在房門口，微笑着，一枝五分長的捲煙頭還在貢獻最後一口的烟霧，接着拍的向廊下拋了。覺得他真是從容，全不顯一些負着這樣重任的樣子。我對着他想起將來的命運的粗暴，我的心怎樣也不相信，他全身都是一個公子哥兒的體態。

我仍舊穿着兩件棉襖，外加一件長衫，提起釘靴，挾着傘，跟小風下樓來。我忽然看見前面走着的並不是小風，却是一個矯捷的武士的背部。

大門還關着，這樣我似乎很下不去；但一刻就開了，我們從老羊的倦眼裏趨出去。外邊並沒有風，不過漫天遍地的黑暗却逼得門欄上的那盞電燈有些支持不住，祇能照見近門一丈遠近的地方。地上還很濕，雨又在飄了，我套上釘靴，打起傘，跟着小風向黑暗裏趨行。

漫山遍野的黑暗嗎？快了！光明就會照臨來。現在，不是有兩顆金光燦爛的東西在我們眼前滾躍着嗎？是兩個字。是兩個光明的字，這兩個字將東天的

一角照耀得鮮紅金赤，我們宛如在它們的指導下行軍。

地上很滑膩，穿着釘靴走路頗不易，沉着的步聲在四野裏打轉，遠處驚起了一兩聲犬吠。我的心反炙熱了起來，想趕快的見到這下層階級的悲壯激烈的情狀和隨將爆發的轟轟烈烈的罷工。啊！罷工！神聖的行動！

小風低着頭儘走，他又已燃起一支捲烟了，兩眼在烟捲頭上的火光裏下視着。似想尋出那脚下踩着的泥土裏面的磚子，不看左右，也不看我。我的心火炙着，漸漸同他並排着走，漸漸伸起右手來握住了他的。

轉過一灣，面對面幾十間盡是工房，湫隘而污穢甬道的那端，敷着一盞豆一般的路燈。有一股不知名的穢味直衝進鼻管來，兩岸黑暗的樓窗縫裏都透出斷續的酣聲。這一種光景，令人聯想起夢中迷路的暗影來：但一處又看見那金黃的兩個字將這些房子裝飾得光輝萬狀。心裏忽然起了崇高的敬意：呵！純潔的戰士呀，安睡罷，準備着，準備着明朝的激戰呵！

於是，那些酣聲也竟像仙樂一般的了。

近梢一間的樓窗裏有着燈光，我曉得，那就是我們的會所了。小鳳拉住我的手，回過來看我一眼。走近那樓窗下來，門縫裏也有燈光射出。一扇門虛掩着，微微聽得出樓板上脚步移動的雜響。小鳳左右前後望了望，突然掩了進去，而且急拉着我。

“上樓罷。”一個偉大的青衣的影子在目前一閃，一聲很粗獷而又溫和的語句隨着這室內的烟氣撲過我的面部。

我隨着小鳳走上那狹狹的樓梯，用力握住了扶手，一步步走。等我的頭透出那樓板的上層時，一盞煤油燈在前邊導引着，同時轟轟的起了一陣步聲；這小樓上簡直是熱鬧得非凡，擠着許多青衣的戰士，友愛而堅定，眼睛都向着這邊望。這小樓是一位工友的住房，靠壁擱着一張板鋪，懸了一頂污黑的青帳；床前放着一張脫腳的白木桌子，這桌上就放了一盞玻璃煤油燈，照見桌面上橫七豎八的亂塗着許多字；此外就有幾張長凳，都擠滿了人，床上也坐了四個。房裏

的空氣很混雜：有茶的熱氣，有烟捲的烟氣，有人們口角邊升騰的呼氣，又有煤油燈因捻得太亮了而飛揚着的煤氣；但又很和煦，都打着招呼——

“小鳳同志，起得早呀！”

“小鳳同志，勇敢呵！”

“請坐罷，小鳳同志！”

我們都坐了，小鳳擠在床沿上，我挨在白木桌邊。

“這一個是蕭潮同志，我介紹給你們。”小鳳站了站將手向我這邊一讓，向着大家說。

一陣似笑非笑的烘動在滿室裏回旋。我也點一點頭。

一位同志將兩杯熱茶遞給我們，眼梢向我面上很迅疾地一瞥。

小鳳忽然站了起來，向四圍望了望，說：

“同志們！”

又頓了一頓。這時全室頓時寂靜得像沒有人住着一樣。

我突然像沉在萬山環拱的無底深淵裏，眼底祇見些青色的衣裳和裝置在青色的衣裳上面的閃爍的眼光所滙成的暗流，空氣沈鬱而緊張。

“同志們都到齊了嗎？”小鳳的喉音像水面突發的風聲，向四圍的山崖擊打着，“到齊了我們就開會。”

一個青色的衣裳和兩粒閃爍的眼光矗立起來在這深淵的中心，風聲也隨着發起——

“到齊了，我們八個廠的代表共十九個人，全到了。可以開會。”

“那我就推阿根同志做主席，我自己可當記錄，’小鳳將身體半站了站，目注着那位中流裏的衣裳，說。

四圍沒有聲響，那位中流裏的衣裳又已矗立了起來，小鳳也跨下床來招呼我與他對調坐位。

小鳳在衣袋裏摸出了一本小簿子，在燈光下一頁一頁細心地揭着，到某一頁忽然停住了，用手掠平了紙頁，又從衣襟上拔下一支自來水筆；眼睛向周圍

望了望，筆下倏倏的寫了兩行字，我看著似乎是——

“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在阿根家；

“到小鳳，蕭潮，阿根，”

他隨即將那小簿子同自來水筆遞給他左邊坐着的那一位；站在中流裏的阿根同志向這邊一瞥又坐下了。小簿子在人羣裏慢慢地遞轉，坐在後排暗影裏的向前排的努努嘴，執着簿子的也就代他寫下了。空氣似乎弛緩了些，火柴在各處擦起火來，一縷縷的青烟同時從人們的口角邊上升，經過眯着的眼，經過蓬鬆的髮，直升到上面黑黢黢的屋頂這纔四散了。我覺到一種莫名的異感，彷彿深信這樣弛緩的深淵在一瞬間即將激發起不可遮攔的暴風雨似的。

小簿子和自來水筆又回復到白木桌上，於是，中流裏的阿根同志又矗立了起來。我這時才得看清：他很高，肩膀也闊，蓬鬆的頭髮下面薑黃的臉面捧着兩顆深陷的眼球，從那眼球裏發射出異樣的寒光。似乎比剛纔要嚴肅得多了，他用勁地咽了一口唾液，寒光向四下掃射一轉，四下也接着嚴肅了起來。他挺一挺

胸，用一種誠懇而有力的語氣發言，我可以看出他那青色的衣裳裏面所包擁着的強烈的心搏。

“昨天，在各廠的代表大會裏，我們，決定了罷工。並且，決定，每廠推二人，組織，罷工委員會，組織，罷工委員會。這時，我們開的，就是，這，罷工委員會。同志們，我們的責任，是，相當於，戰時的，一個，總司令部，握着，這，勝負的，關鍵的所在。看，我們的策略，是，正確呢，還是，錯誤；這，罷工的結果，就，維系着。同志們，看，我們這時的，議程，是，怎樣；我們的策略，也就，可以知道。諸位，都是各廠的，領袖；覺悟的，同志；在此刻，請，盡量的，提出，意見；來，供給，大家討論，細心的，來，應付，我們的，狡猾的，敵人。”

四圍的呼吸全都閉塞着，點點的深溝的不測的眼光全射在說話者的面上，青色的衣裳所匯成的暗流靜止着，烟捲的青烟也沒有起來；我胸口窒痛得利害，彷彿對着了一位古代的英雄在我面前訴說，這沉着而頓挫的聲音，逼得我畏懼起來，像在夢裏似的，